

一名清國史

支那近三百年史

群詒譯社出版

支那近
百年史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九日印刷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十三日發行

定價 大洋捌角

支那近三百年史

編輯兼
發行者

三島雄太郎

印刷者 酒井平次郎
日本東京淺草區黑船町廿八番地

印刷所 東京並木活版所
日本東京淺草區黑船町廿八番地



發賣元

開明書店

上海四馬路東首

支那近三百年史

例言

是書初脫稿時名之曰清國史繼念清國云者乃代名而非國號且清國號且支那尤有異於前明書中所述其密切之關係蓋在漢族爰易今名明不爲帝室作也。

既不專爲帝室作則於社會之狀態尤宜特別研究惟數百年前之真相無由窺見而已往之漢籍莫或注意乎是遺憾在所不免

紀年之例名從主人且書以漢文本不爲邦人設故年號月日悉從其稱是書資料多採諸北村三郎氏之支那國史附識一言於此以表謝忱
明治三十六年一月二日編者識

支那近三百年史目次

卷一 草創時代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愛新覺羅氏之系統及歷史

第三章 太祖之開創

第四章 太宗世祖之繼述

第五章 聖祖定吳三桂之亂

卷二 鼎盛時代

第六章 聖祖平噶爾丹之亂

第七章 聖祖之外交

第八章 聖祖之籠絡文人

第九章 世宗平厄魯特高宗平準噶爾

第十章 高宗鎮定回疆及緬甸

卷三 陵替時代

第十一章 嘉道間川湖及回疆之亂

第十二章 鴉片之戰

第十三章 洪秀全之亂與曾國藩削平顛末

第十四章 英法同盟軍之戰

第十五章 臺灣之爭

第十六章 伊犁之爭

第十七章 安南之役

第十八章 朝鮮事變

第十九章 日清之戰

第二十章 改政之變

第二十一章 義和團之亂

卷四

第二十二章 文學

第二十三章 宗教

第二十四章 官制 民制

第二十五章 賦稅

第二十六章 兵制

第二十七章 海軍

第二十八章 幣制及度量衡

第二十九章 風俗

第三十章 工商

支那近三百年史卷一

第一章 總論

至變者支那之歷史也。至不變者。亦支那之歷史也。書契以來。溯自唐虞。爲代二十四。爲姓三十餘。合諸割據之雄。偏安之國。與夫五胡十國之雲擾。其間擁大號。蹂萬衆者。蓋幾以百計。吾讀支那之歷史。如披萬千影畫。條條變幻。忽展忽收。世界歷史之奇觀。蓋莫是若矣。然斷代而鉤稽之。則又如埴在埴。百其物而一其形。幾無毫髮差。蓋二十四變。而迄清代之歷史。而其形則猶出於漢唐以來習用之模型也。必明乎是。而後可與言支那之歷史。而後可與讀清史。

吾嘗謂支那一代史之定形。皆如行拋物線。以漢唐言。其拋物線。上行短而下行長。上行之角度大。而下行之角度小。以清例之。則自開國至乾隆時代。上行線也。至乾隆而達最高點。自嘉慶以後。迄於今日。下行線也。而

其下行線之長短何如。角度何如。此今日之問題也。

由前之說。乃分清國史爲三大區。

一、草創時代。自最初至康熙二十年。

二、鼎盛時代。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乾隆六十年。

三、陵替時代。自嘉慶元年至今。

草創時代。純乎滿洲種之特質。跨刀臂弓。鐵騎四突。其所謂君臣者。本不外家人主僕之關係。太祖太宗。乃以雄鷙之才。長其曹。朱明不綱。邊帥非任。汨流浸灌。遂潰長隄。彼獷悍耐苦之民族。加羈勒而馳之。銳於干莫之發。誠健兒之快舉也。然其法制組織。究尙存野蠻風習。而家族政治。亦未全改革。故當時之歷史。除軍隊殘殺與朝臣鬭爭外。他無足言也。

聖祖雄材大略。既親政。懲漢族之反側。與權貴之恣殘。知滿洲之風習。不足以治漢族。而尙武之精神。不足以維持平和也。於是一變其政策。官制。

文教。禮法。刑律。一遵前明。一面優禮儒臣。以籠絡尙文之漢族。而一面仍用兵西北。以操練尙武之旗兵。於是國威遠張。四宇寧息。以大彼得東畧之雄心。亦且廢然而返。世宗以綜覈刻深之才。繼其後。就成基而增繕之。迨乎高宗。而西藏新疆。悉隸宇內。聲威所及。西踰印度。庫施山。龐大之帝國。於以完成。其高掌遠蹠。氣蓋一世之風烈。亦偉矣哉。高宗者第二之聖祖也。

當此鼎盛時代。而歐西之風潮。日夜以東流。顧主力雄。國威振。彼來者亦無碩大之企畫。徒低首下心。以博什一之利。於是四夷效順之諛詞。洋洋盈耳。巡遊四出。而國庫餘銀。猶積二萬萬兩。其國力之雄厚。洵可驚焉。然則自是而後。苟無歐勢之東侵。其或不至陵替乎。否。鼎盛者陵替之母也。惟時外無所敵。內無所營。尙文之漢族。知奴顏婢膝之得計。而注全力於貢諛。尙武之旗兵。無所事事。而惟聲色輕肥相誇炫。而爲平民者。一腔

於貢諛之漢族。再削於驕侈之旗兵。無所聊生。而外觀之華采與內容之腐敗俱極。積十八行省之不平。不啻遍地皆炸藥。惟俟導火線之一發矣。陵替之兩原因。內寇與外交也。自嘉慶嗣位。雄偉之高宗殂。蜷伏草澤之鷙禽。乃相與刷翎振翮。引吭長鳴。而三省教匪起。寧陝等處繼之。竭祖宗之餘威。僅得鎮定。逮道光之季。而洪楊難作矣。

國力日絀。兵力日弱。朝政日腐敗。官吏日貪黷。而東來之歐人。其程度日高。其祖國日強。其願望乃日大。其不平乃日深。於是鴉片之戰起。英吉利鳴中外衝突之第一砲。而英法聯合之戰。安南之戰。臺灣之爭。伊犁之議。朝鮮之變。日清之戰。八國聯軍之戰。繼之。自香港之割讓。而黑龍江以北。而烏蘇里江以東。而蠻暮。而江洪。而臺澎。而膠州灣。而旅大。而威海。而廣州灣。而東清鐵路所經地。繼之。自鴉片之賠償。而十鎊萬與八百萬兩。英法聯合之戰。而五十萬兩。臺灣之爭。而五百萬兩。伊犁之議。而二萬萬兩。日清之戰。而四萬五千

萬兩。

義和團之戰

繼之。自五口通商。而沿海。而長江。而內地。而陸路。開埠積三

十三。自琉球亡於日。而安南。而緬甸。而暹羅。而中亞西亞諸回部。而朝鮮。先後絕貢。重以民教之爭。迭爲歐勢東侵之前驅。於是清政府之勢力。如滔滔狂瀾。日夜東去。不可復回矣。

此兩原因之原因。即其鼎盛時代也。以神功聖德之詠詞。驕其君。以太平郅治之吉語。怠其民。由是上下蒙。無復顧慮。加以凱歌迭起。告廟銘功。日不給。而馬蹟所及。又曾無大邦。總此諸端。乃養成其頑傲自大。重滯模稜之性質。嗚呼。亦清國之不幸哉。

頑傲自大。重滯模稜之性質。不僅見於政治也。於凡百社會之情狀。莫不被此影響。腐敗之學風。鋼蔽之識解。陋劣之風俗。迂誕之典章。與夫拘滯之工。奸僞之商。殘酷悲慘至無人理之刑法。東西接觸以來。舉未嘗改良也。今者義和團之亂。正支那民族。與清政府之代表者也。以義和團之法

術。代表支那民族之學識。以義和團之拳勇。代表清政府之軍隊。以其組織。代表其官方。以其焚毀鐵路等事。代表其政策。以其圍攻使館。懲治罪魁。賠償巨額等事。代表其外交手段。如此民族。果可以處二十世紀之世界乎。恐今世紀之上半期。必有以解此問題也。

第二章 愛新覺羅氏之系統及歷史

清祖實錄云。長白山東。有布庫山。其麓有地。曰布勒瑚里。相傳古有三女。曰恩古倫。正古倫。佛庫倫。其季產一男。狀貌奇異。生而能言。及長。命其姓爲愛新覺羅。名曰布庫里雍順。與一小舠乘之。順流至於河步。折柳枝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時其地有三姓爭爲酋長。構兵相殺。有取水於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衆曰。若毋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虛生此人。衆往觀。皆以爲異。詰所由來。答曰。我天女所生。來定汝曹之亂者。衆曰。是天生聖人也。迎之歸。議以爲國主。以女百里妻之。奉爲

貝勒。亂乃定。因建國。居長白山南。俄漠惠野之鄂多里城。數世後失其撫御。舉國皆叛。宗族見戕。獨幼子名范察者。逃至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見棲鵲。以爲枯木得免。後世因德鵲。戒勿加害焉。數傳至孟特穆。生有智略。慨然以恢復爲志。計誘世仇四十餘人。殺其半。是爲肇祖。肇祖居赫圖阿喇。生二子。長曰充善。次曰褚宴。充善生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生福滿。是爲興祖。興祖之第四子曰覺昌安。是爲景祖。景祖有五子。其四子曰塔克世。是爲顯祖。顯祖長子曰弩爾哈赤。即太祖也。

魏源聖武記云。吉林爲滿洲舊國。始祖所都之寧古塔在焉。黑龍江爲遼金舊國。金起混同江。而索倫則遼裔也。惟盛京稍東之興京。則爲肇興景顯四祖及太祖發祥之地。舊名赫圖阿喇。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東距寧古塔千二百里。我朝未得遼瀋以前。四世咸宅于茲。即明代之建州右衛也。我太祖高皇帝生於明嘉靖三十有八年。

溯之肇祖。當在明正統景泰之間。由肇祖而上。至長白發祥之始祖。當在遼金末造矣。又曰始祖之鄂多里城。居俄漠惠之野。在寧古塔西南三百里。故四祖雖遷建州。仍稱寧古塔貝勒。始祖傳數世而遭難。又數世而肇祖生。當不過十世內外。

高宗上諭曰。金始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長白山。黑水即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川鍾毓。與大金正同。又史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爲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若唐時所稱雞林。應即今吉林之訛。而新羅百濟諸國。亦皆其附近之地。顧昔人無能攷證者。致明季狂誕之徒。尋摘字句。肆爲詆毀。此如桀犬吠堯。無庸深較。而舛誤之甚者。則不可以不辨。若夫東夷之銳。因地得名。如孟子言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至於尊崇本朝者。謂雖

與大金俱在東方。而非其同部。則所見殊小。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爲我朝之臣僕。普天率土。統于一尊。理固如斯也。譬如漢唐宋明之相代。豈皆非其勝國之臣僕乎。

又曰。我國家誕膺天眷。朱果發祥。亦如商之元鳥降生。周之高禰履武。紀以爲受命之符。要之仍係大金部族。且天女所浴之布勒瑚哩池。即在長白山。原不外白山黑水之境也。又金世紀稱唐時靺鞨有渤海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是金之先。即有字矣。而本朝國書。則自太祖時命額爾德尼巴克什等。遵製通行。或金初之字。其後因式微散佚。遂爾失傳。至我朝復爲剏造。未可知也。他如建州之沿革。滿州之始基。與夫古今地名同異。並當詳加稽考。勒爲一書。垂示天下萬世。

清之始祖。爲完氏顏部屬之女真人。乾隆上諭已明言之。可知爲靺鞨之

後裔。而與渤海及金爲同族。始祖發祥之額多里城。在湖爾哈河之源。勒福善河之西岸。東距興京千五百里。西南距寧古塔三百八十里。與金之上京海古勒昆連。所謂金初稱內地者。則以小白山脈之東部。土地肥沃。富樹木水草。自古爲人民所居也。至肇祖西南遷于赫圖阿喇。即太祖創業之地也。在明則爲建州右衛地。建州者。渤海時置之。遼金元雖皆有建州。與渤海之建州其地不同。明代之建州衛近渤海。自興京東亘而南。凡明所謂建州衛。清初所云滿州長白山二部。皆屬之。然非明之版圖。羈縻而已。肇祖曾受明都督之任。是則建州衛都督也。明史稱滿州。所謂建州之夷酋是也。其記太祖卽位曰。努爾哈赤卽位滿洲。號後金。指中國爲南朝。又有以滿州稱東韃靼者。或以愛新覺羅卽金源。爲金之部屬。明人因是稱爲後金乎。然後金之號。未見于清之諸書。若韃靼則爲蒙古本雅失里之國號。與愛新覺羅不相涉。自太祖興業之赫圖阿喇至撫順城。僅百